

四个结拜兄妹立志报国，不惜生死两茫
分离四十年后，他们终于在美国纽约重逢……

憨伯 著

群众出版社

徘徊年代 徘徊人生

BAI HE NIAN DAI

憨伯 著

群众出版社

白河年代 捕魚生活

BAI HE NIAN DAI

d2550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摔阖年代 / 憨伯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014-4367-3

I. 摔… II. 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7629 号

摔阖年代

著 者: 憨 伯

责任编辑: 张 蓉 张 晔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pbs.com

信 箱: qzs@qzp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722 千字

印 张: 34.7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367-3 / I · 1800

定 价: 6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说不清楚的主题(代序)

当《摔阖年代》的初稿从大洋彼岸 E-mail 给国内几个朋友去征求意见时,第一个反馈是书名里的“摔阖”这个词太生僻拗口。有个北京的哥们还调侃我,就你肚子里那几块五花肉还转什么文,八成你自己都发不准这俩字的音。说实在的,东西写出来了很长时间,题目选了几十个,都 Cover(涵盖)不住内容。其实,“摔阖”这个词的意思还真不深奥。“摔”者“掰”也,“阖”者“合”也,说白了就是掰开合上,合上了再掰开。朋友说啦,你要这么解释可就犯忌啦,这不明着拾《三国演义》开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句套词儿的牙慧嘛。我忙作揖,您借我个胆儿我也不敢跟古人挂靠,巧合而已,连“英雄所见……”之类的话都没敢说出口。

有个老编辑耐着性子看完了通篇不解地问,你掰开合上的,想表现一种什么主题思想?这倒真把我给弄愣了。说老实话,还真说不清楚。不怨人家不能昭昭,只怪咱自己太过昏昏。为什么就会说不清呢?可又为什么一定要说清呢?

1986年,我有机会跑了趟中东和非洲。站在酷热干旱的约旦河东岸,望着对岸的以色列国,满眼寸草不生盐碱化的荒漠上已建起一座座城镇。据《旧约》上讲,早在公元前几千年,这里已是世界上最富庶的“流奶与蜜的地方”。可是因外族入侵,人民被掠虏,国早已不国。这片土地被荒芜了两千年后,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又回来重建家园。据过来人讲,当年来自几十个国家、各种不同肤色、操着几十种不同语言的数百万犹太人向这片不毛之地大举回归,场面极其壮观!

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驱动?是《旧约》预言兑现,还是民族血缘的感召力?

几天后,我们到了开罗,窥视着月光下神秘的金字塔,喟叹着古埃及文明的终止。令人瞠目的是,我们竟在开罗国家博物馆里看到一摞发黄的纸张。牌子上居然说这是五千年前造出来的纸。竟敢比蔡伦造纸还早三千年,岂有此理!第三站是巴格达。我们四处寻觅《圣经》中的伊甸园(自然找不到),凭吊了巴比伦遗址,找到了空中花园那一个土堆。遍地碎陶,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遗迹比比皆是。有个法国学者告诉我,现在居住在这里的阿拉伯民族不是古代的土著,是第一次世界民族大迁移(西汉时期,随着匈奴西侵,一部分欧洲人南下西亚)后,古欧洲人和当地人混合形成的新兴民族。按人种划分多数阿拉伯人算白种人。

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中断了发展,古老强盛的民族消亡得无影无踪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的泱泱大国。同样是上下五千年,历史上经历了那么多战乱,有过无数次的外族入侵,哪怕是茹毛饮血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用不了多久也融合在这文明民族的大家庭里。中华民族更加壮大,文化愈加璀璨。为什么我们的文明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为什么我们的古老民族大家庭有如此博大的包容,繁衍众多?

为什么我们的国家的版图又如此辽阔?! 做个比较,康熙爷的 GDP 占当时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现在呢,不到百分之六。这足以使当时的国人傲视天下。于是闭关锁国,与外界融合不再,也因此而终于成为列强的俎上肥肉,被撕掠,积贫积弱达百年。然而我们这样一个伤痕累累、几经蚕食的古老民族,在二十世纪里居然挺过了两次灭顶之灾,再次凝聚、崛起,开始进入世界主流行列。

有意思的是,我们那趟中东西非之旅好像被战神缠住了脚,走到哪里哪里打仗。我们到达伊拉克时,两伊战火的硝烟刚刚散去,人们流离失所,难民如潮;当我们飞到西非另一个产油国家时,机场被参加政变的荷枪实弹的军队接管,我们赶紧高价雇了辆车逃往边境。没想到,进入另一个西非小国时,该国的首都竟然被由三十几名海外雇佣军组成的军队占领了,总统被抓。在战乱中我们随着难民躲到原始住民地,连饭都吃不上,狼狈至极。在我们眼前,人们赤身裸体,饿殍遍地,满目的原始景象,依然是刀耕火种。为什么那么富庶美丽的地方,自然条件极其优越,但人们却依然极其贫困落后,战乱频仍;西方殖民者已经离开几十年了,这些地区通行的语言依然是英语、法语;货币也依然是英镑、法郎。当飞机降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仅仅两个小时的飞行,却使人仿佛穿越了上千年的历史时空回到了现实。

这些种族、部族虽然也延续数千年,可为什么就始终不能形成统一的民族和国家呢?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为什么就没有留下他们的足迹? 生存环境? 文明进化? 殖民入侵? 似是,而非……

还有,当代欧洲的一体化,“地球村”热;而撕裂他国疆域,强行改变现行社会结构的负面的例子,如美国对韩、越、南、伊等国用兵碰壁;当然还包括拙作重彩铺陈的海峡两岸问题……

凡此大千现象不胜枚举。坦率地讲,迄今为止,用现在分类科学去诠释如此繁复的社会现象,看起来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则更加不敢妄加置喙。但骨鲠在喉,于是乎就借写小说来抒发胸中的块垒。我斗着胆儿,把春秋纵横家的“捭阖”两字借来充当题目;请出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来做虎皮,抒发一下小资浪漫情调;再悄悄塞进一点个人经历和想法在人物的言行里,权以应景,作个主题小曲吧。

浓缩上个世纪历史,前半叶,中华民族从内朽和外侵的危亡中站了起来;后半叶,在另一场大劫难后迎来了繁荣崛起并迈出了国门。这两次涅槃重生的力量来自何处? 选用“捭阖年代”作题目,是要展现一个过程,想通过分分合合的历史演进,两代人的奋斗与追求,萃取五千年来锻造的中华民族性格中积极的成分并使之发扬光大。这是作者的初衷。国家是一个民族的载体和保障,支撑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是繁衍于斯的民族大家庭和民族意志。它的生存空间、社会形态、血亲联系、文化认同,受到国家形式的保护和弘扬,经过长期积淀,尤其遭受过灾难的锤炼,形成稳定的民族性格和国家意志,有着坚不可摧的修复和再生、内聚和外张力量。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当我们打开国门面对世界时,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品格使我们能够有容纳百川,勇于与他人比肩俱进;当国家再次面临分裂危险时,我们也会从容无畏,坚信和平统一于不远;当世人重新审视它的繁荣崛起之际,这个古老的民

族正出现在世界发展的主流前列并与世界诸民族融合在一起。

也许是在海外漂泊日久,更可能是中外民族文化强烈的对比,使我心中的思乡情怀欲切,爱我中华之心弥烈。每年“十一”,在洛杉矶的华人华侨自发地举行升国旗仪式的时候,我站在大洋彼岸,吸纳着从家乡方向吹来的海风,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耳边激荡着《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心潮如海涛翻涌,眼前似乎又一次见到那一对浴火重生的金色凤凰从大洋那边飞来……

拙作能否表现出如此美好的夙愿,得到读者的认同呢?确实没有多少把握。

作者有感于 2007 年初 美国西海岸

主 要 人 物

- 王恩铭 解放军敌工干部,中央某部局长
- 李从芷 王恩铭年轻时的恋人,我敌工干部,国军情报部门处长
- 李从勋 李从芷兄,国军军长,起义后任解放军军长,国防工业某部副部长
- 刘翰臣 李从芷丈夫,国军装甲旅旅长,台湾陆军高级将领
- 小野一郎 日本在华士兵反战同盟会员,东京日中友协会长
- 张雅芳 李从勋妻,某部研究所工程师
- 陈 洁 王恩铭妻,某部研究所技术员
- 王 谦 王恩铭与陈洁的长子,驻美某办事处工作人员,涉外律师
- 王 廉 王恩铭与陈洁的次子,某局局长
- 李 航 李从勋与张雅芳的儿子,航天专家
- 李若芷 李从勋与张雅芳的女儿,王谦妻,美国 M&L 公司副总裁
- 李 媛 王廉妻,隆泰公司工程部经理
- 小 张 李航妻,航天专家
- 刘戎妮 刘翰臣与李从芷的女儿,纽约律师
- 小野纯子 小野一郎的女儿,中日合资企业董事长
- 钱理仁 隆泰公司总经理
- 麦 克 美国特工,美国国际文化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

稗史 正史 引子

我曾是一名北洋水师的兵勇，在重型铁甲巡洋舰定远号上当过水手，亲身经历了甲午海战。定远舰是北洋水师也是当时亚洲国家里吨位最重火力最强的军舰，一直担任北洋舰队的旗舰。其管带是刘步蟾将军，他留过洋，是一位治军很严、作战英勇的将官，后来升任水师的总兵之职。

1894年，日本发动了对朝鲜的战争。清廷应朝鲜国求援，派兵赴朝协防抗倭。9月17日，当我北洋水师在护航运兵船只经黄海大东沟海面时，日本海军竟打着美国旗号向我舰队发起偷袭。当他们驶到我舰队近前时，二十几艘日舰才突然撤下星条旗换上红日旗，向我舰队猛烈炮击，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丁军门和刘总兵率队仓促应战。我舰队十数支舰艇在定远舰率领下摆开雁行阵阵容，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迎战驶来的日军舰队。当时，我舰已连中数弹，但是刘总兵指挥笃定，命令我舰当先应敌，突入敌阵，首先发炮。我看见定远舰两翼和侧后，济远、致远、镇远、扬威等各舰紧随而上，一起发炮。很快，双方舰队就进入了犬牙交错状态，近距离互相射击。

后来听其他舰上的弟兄讲，我舰一炮打在了最靠前的日舰吉野号前甲板上，冒出大火浓烟；不久，比睿舰舰长室内，一发炮弹穿进穿出，在锅炉舱爆炸，当即失去了行动能力；赤诚舰上，数发炮弹爆炸，主炮被炸毁，舰长坂元头部中弹；日本旗舰松岛号在我数舰的合力围攻下，中弹最多，官兵死伤无数，主桅中弹，帅旗都被打掉了，无法指挥作战。

激战中，我看见不远的济远、扬威两舰也中弹起火，伤亡惨重，前后主炮都打不出炮弹了，不得不脱离雁行阵，慢慢地掉在了舰队的后面。

当我定远、镇远向日旗舰松岛号冲去时，日吉野号升起帅旗，领着数艘日舰向我定远舰包抄过来，不间断地开炮。我们定远舰上，落下的炮弹一枚接一枚，有的弟兄都被炸飞了起来，站在舰桥上指挥的刘总兵也中弹受伤，主桅被击中，帅旗烧毁，连信号旗都打不出去。

看见我旗舰遭日军围攻受重创，失去了指挥能力，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当即命令升起帅旗，代理定远指挥继续作战。他很冷静，挥舞着军刀下令开炮，船头直指吉野。炮弹在日舰吉野号上炸开，吓得吉野掉头逃跑。致远舰在后紧追不放，眼看就可以将其击沉。两只军舰一前一后，距离越来越近，可就是看不见致远舰再开炮了。后来才听人说，致远弹药打光了，看着近在咫尺的敌舰，发不出一枚炮弹。这时邓管带就下令撞击吉野。逃跑的吉野与其他两艘日舰乘机围了上去，又开炮，又放鱼雷。致远被鱼雷击中，沉没了。

海战打到这个份儿上，敌我双方损失都很惨重，谁也没有再战的能力了。就这

样，双方还各自收拾残兵集结起来，对峙了好一会儿。看看天色已晚，日军首先撤兵，拖着不能动弹的比睿等舰退出了战场。几十年过去了，我直到现在都记得，的确是日军先离去的。

我们返回刘公岛不久，清廷颁下旨意，褒奖、厚葬邓世昌等殉国烈士，但谁也没想到，朝廷竟对刘总兵按临阵畏葸不前、指挥不力致使战败，处以降级降等论处；对济远舰的方管带按临战脱逃罪处死。当时刘公岛基地上下官兵人人不服。海战当天，日军几乎是倾巢出动，比我护航舰队的战力还略强一筹，又是偷袭，刘将军指挥得当，明明是摆开了雁形阵容，为什么硬说是一字横排阵容？我定远一马当先，英勇杀敌，何来临阵畏葸？明明没有战败，最不济也就打了个平手，为什么说我水师战败了呢？这不明摆着是推卸责任，拿我们参战官兵当替罪羊嘛！

海战数月后也就是翌年的一月份，日本海军稍事整顿，再次倾巢出动。朝廷则严令我水师“避战自保”不许出港应敌。二十几艘日舰围在刘公岛军港外，向港内军舰狂轰滥炸，妄图冲进港口。守卫在军港外的威海炮台上，有我们驻防的一千多陆防官兵、三十几门海防大炮。看见日舰围攻军港，我们就向驶近前的日舰轰击。因我陆防岸炮封锁了军港出海口，日舰无法驶近，于是改变战法，调集了近两万海军陆战队向我陆防阵地发起进攻，十几天都没有攻下。后来，日军绕到威海卫的后方成三角登陆，前后夹击我炮台守军，炮台这才失守。刘公岛军港内的水师因失去了陆防火炮屏障，被日舰尽数击毁，未被击沉的几艘铁甲舰也被日军舰作为战利品拖走了。丁军门和刘总兵都自杀殉国了。紧接下来日军就是屠杀……

——摘自定远舰一名参加过当年海战的水兵 1958 年口述记录

1895 年 4 月 11 日中日双方签署的《马关条约》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中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朝鲜的“自主独立”；中国不再是朝鲜之宗主国；

中国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

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

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

彼此的最惠国待遇；

中国不得逮捕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人员；

台湾澎湖内的中国居民，两年之内任变卖产业搬出界外，逾期未迁者，将被视为日本臣民；

条约批准后两个月内，两国派员赴台办理移交手续。

台湾白先勇先生的大河文学《浪淘沙》开篇对 1896 年日本占领台湾有着这样的记载：

1896 年，第一艘日本军舰沿台湾西海岸线南下，驶近淡水河口，看见河口要

塞大炮高耸，严阵以待，大清龙旗被“台湾国”的旗帜换下。日舰未敢轻举妄动，停止登岸计划，等待援兵。

昔日的大清巡抚衙门前也改旗易帜，兵勇也换了装，门前张贴着两张布告，一张写着从即日起台湾国政府成立；另一张是保卫台湾国招募新兵的布告。台湾当地人踊跃报名参军。有一家八个兄弟也都报名参了军。

不几日，台湾国无疾而终，前巡抚逃离台岛，台湾国的政要和兵勇作鸟兽散。八兄弟再投黑旗军与登岸的日军交战，七弟兄战死，老四随黑旗军溃军渡海去了大陆。登岛日军对抵抗的台湾军民展开大屠杀。昔日的巡抚衙门变成日本驻台湾总督府衙。

凡留在岛内的中国民众开始被命令剪掉辫子，登记成为日本国民，不登记者一律按华人侨民对待，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台湾自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日本海外国土的历史……



如今的山东威海市被冠以全国最佳居住城市而闻名遐迩。可过去这个海滨小镇，并没因为地处“天尽头”，受到秦始皇的巡幸而露过脸，却是在十九世纪晚期，因建立起北洋水师而备受世人瞩目，也因着中国第一支海军在 1895 年被东洋人聚歼于此而成为中国近代史末叶上的国耻之地。自甲午年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澎湖，赔款两万万两白银，待一切尘埃落定，三十几年过去了，这块当年惨遭战火毁灭的地方也渐渐被人遗忘了。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块已被人遗忘的国耻之地开始了。

清晨，薄雾笼罩在黄海之滨，浑浊泛黄的浪涛击打着岸礁；海滩上，几条破旧的渔船翻扣着，船边挂着几条破渔网在风中摆动；悬崖顶坍塌的古炮台上，露出锈迹斑驳的铸铁炮筒。远处的刘公岛依稀隐现。岛上，当年大清水师提督府衙现已是残垣断壁，荒草凄凄。

当——当——当——！薄雾淡去，露出一座简朴小教堂，悠远的阵阵钟声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小教堂里，一位年逾六旬的神甫正给农家孩子们上算数课。像这种由洋教堂出面办学的场面，在沿海一些地区已经有了相当悠远的历史，非常普遍，而且这种教堂开办的学校往往还都是免费的。现代人们很难想象得到，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和启蒙恰恰是从这些许许多多教堂小学堂里开始的。当然，这些教堂办学的初衷首先是传播主的福音。而乡民们则因为教会可以免费教授知识，所以才送自己的子女来上学。只不过孩子们在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接受了主的怜爱，许多孩子还先后受了洗礼，成为了基督徒。我们故事里的男女小主人公就是在五岁时受的洗。这不，他们正并排坐在第二排桌前专心致志地听着课呢。

男孩子叫王恩铭。这个名字还是他受洗那年老神甫给起的，是取主的恩德铭刻在心这一层意思。他聪明好学，憨厚质朴，最深得老神甫喜爱的是这个贫苦的农家子

弟心地善良,充满着爱心。老神甫每每向主祷告时都要提到他,希望神能拣选这个孩子献身主在世上的事业,将来长大了能成为一名神职人员。所以,小恩铭五岁头上受了洗就被神甫领进入了学堂上学。年仅十岁的小恩铭几乎成了这间学堂的半个先生,许多比他年长的孩子都向他请教,接受他的辅导。

小恩铭身边那个头扎两个小辫、长得秀美的小姑娘叫李从芷,她比王恩铭小两岁。听老辈儿上讲,她家是台湾人。当年日本人占领台湾时,她的祖父母因不愿做亡国奴参加了抗日活动,后从台湾渡海到了大陆,辗转到了威海定居了下来。难怪这个女娃与当地姑娘不同,长得面目清秀,皮肤细嫩,一副南国女孩子的坯子。王恩铭和李从芷两个孩子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又前后入了教堂小学堂,每天一起上学下学。

小教堂门外,一个二十多岁衣着破旧的青年农民从门外探头向教堂内张望。讲课的老神甫认出他是小恩铭的哥哥,就把专注做题的小恩铭叫出去。哥哥说:“恩铭,这几天天气干爽没雨,地里的庄稼也熟透了,正好抢收。爹叫你向神甫老师请个假,帮家里秋收。”

小恩铭有些犹豫。老神甫慈爱地摸着他的头说:“去吧,孩子,农时不等人。以后我帮你把课补上就是了。”

哥儿俩刚离开教堂,小从芷就从后边跑着追了上来。小恩铭停住脚步转头看着跑来的小姑娘:“芷妹,你来干什么,不上课了?”

“我也跟神甫老师请假了,和你下地收庄稼,神甫同意了。”小芷妹也不等恩铭哥答应,拉起他的手跑出了镇子。

仲秋的胶东,白天里依然是烈日当空,大秋作物几乎是一夜之间就熟透了,庄稼地里到处是一片黄灿灿一片通红,秋风扫过,干爽的秸秆唰唰拉拉地好听受用。在海边不远的一片高粱地里,大片的高粱已被放倒。在剩下的几垄地上,小恩铭的父亲、哥哥挥动镰刀干在了最前边;小恩铭紧随其后,挥镰低茬割割,用脚带着割下的高粱向前迈步,再手脚利索地打腰捆扎,俨然一副庄稼把式,把割高粱穗子的小从芷和恩铭的母亲王大娘落得远远的。

把割下的高粱穗子收拢在手推车上,王大娘直起身子看着远处的爷仨喊道:“小曼儿,叫恩铭他们爷儿仨过来歇歇,喝点水,这块地干得差不多了。”

小从芷甩甩酸胀的小手,扯开了童声大声喊:“恩——铭——哥,歇一会儿,大娘让大爷、大哥——过来喝点水。”

“哎——,就——来——。”小恩铭回应着,再几把割到了地头,扎好了一捆高粱用脚钩着放在垄台儿上,向往回割的爹和大哥说:“爹、大哥,娘叫咱们歇会儿哩。”

王大娘倒着水,心疼地望着小从芷:“小曼儿,你先喝,歇歇……看你小脸儿都晒皴了。”

王大娘前后生了五个子女,因家境贫寒和生病,到头只保住了恩铭哥儿俩,自己身边没有女儿,就把与小儿子一起长大的小从芷当成自己的闺女来疼爱。她拉过小

闺女的右手使劲儿地摩挲了几下：“曼儿，地里的活这么忙，你应该回家帮你爹干活儿。”

小从芷：“大娘，你忘了，俺家没有地，阿爹一直都是给翰臣哥家种地的。”

王大娘：“那你也该在家帮你娘干点事儿。”

小从芷：“阿妈说了，恩铭哥书读得好，人品正，跟他在一起能学好上进。”

王大娘：“你哥从勋还跟着翰臣读私塾吗？你怎么不跟他们一起读呢？”

小从芷：“阿妈说，我阿哥跟翰臣哥一起读私塾，刘家不让俺家付钱，就够过意不去的了。我再去，这份人情就更大。阿妈还说女孩子家读书没用。”

小从芷家有个规矩，她哥儿俩在家里和家人说话只准讲家乡的闽南语。这是要他们不要数典忘祖，记住自己的出身。在外则入乡随俗说当地的胶东话，但他们哥儿俩对自己家人称谓上还是习惯阿爸阿妈、阿哥阿妹的叫。乡里乡亲对老李家的习惯都知道。

小恩铭过来，接过小从芷递来的碗大口地喝水：“娘，神甫老师让我回家跟爹商量，后年我们读完高小，能不能去省城读师范。”

王大娘：“上省城读书？咱家哪能供得起呀。要不是神甫免了你的学费，这小学你都上不下来。”

“老师说，省城的师范是不收费的，是专门培养老师的学校。还说俺两个努努力可以考上的。大娘，就让恩铭哥带我一起去省城吧。”小从芷使劲摇着王大娘的胳膊央求道。

王大娘疼爱地拧了一把小妮子稚嫩的脸蛋：“小妮子心还挺高，小小的闺女家就知道上省城读书。还有一年多光景呢，到时再说吧。曼儿啊，你哥和翰臣怎么打算的？”

小从芷：“听我阿哥说，他们的私塾先生要他们不要再读旧学了。他们过几天，就去省城读中学。翰臣哥家大人说了，他哥俩要能考上，读大学都能供他们。”

王大娘：“你们知道刘家祖上是干什么的吗？听说是北洋水师的一个什么提督，官宦人家，很大的官儿。”

小恩铭：“听从勋哥说，翰臣哥的祖父留过洋，是前清水师最大铁甲舰上的管带，在保卫威海卫的战斗中为国捐躯了。教他们武功的兴国师傅是前清的陆防管带，武进士出身，文武兼备。我和芷妹看过两位大哥和兴国师傅在一起习武，练得可苦了。我和芷妹也跟着两位大哥学过几招，兴国师傅已经同意教我们了。”

小从芷：“恩铭哥，你听，炮台地场儿好像有动静，咱们过去看看吧。”

小恩铭转头望了望炮台方向，等着娘发话。王大娘：“行，活也完了，不用你们干了。那地场儿是个古炮台，年久失修，把你小妹带好，仔细点，别有个磕碰。”

小恩铭和小从芷手拉着手跑向炮台。离地头不远的崖顶古炮台上传出阵阵吆喝声。

来到古炮台，只见炮台上摆着一排刀枪棍棒。银发白须，清癯矍铄的兴国师傅正

在辅导两个十四五岁健壮英气的男孩子练武。

年长的大男孩子正是王大娘刚说起的刘翰臣。这孩子体格强健，聪明好学，博闻强记，小小的年纪身上就有一股凛然逼人的英雄豪气。虽说刘家家道中落，但依然殷实，专门请人教授这孩子习文学武。另一个年龄稍小些的男孩子就是李从芷的亲哥哥李从勋，也长得孔武有力，给人以少年英雄的形象。

虽说刘李两家的父辈是主东和佃户，但两家人关系不一般。当年小从勋哥儿俩的阿爷阿婆从台湾流落到大陆，辗转到了威海就是在刘家落的脚，衣食无着，全靠刘家接济。李家阿爷阿婆因是抗倭才抛家舍业来到大陆的，因而受到刘家人的敬重。有着同样抗倭背景，自然就把两个家庭拉近了。这两个男孩子年龄相仿，脾气秉性又相投，所以从勋打小就和翰臣一起进了私塾，又一起从师兴国师傅，一切费用都由翰臣家支付。

兴国老师傅是在威海卫这地场儿远近乡里无人不知的老英雄，前清的武进士出身，文韬武略不说，当年抵御倭寇入侵，就是他领着一千兵勇坚守炮台与日军激战了十五天，身负重伤，死里逃生。鲜为人知的是，他曾是刘步蟾和邓世昌两位管带的拜把子弟兄，战后几十年来他一直留在此地，守候着烈士们的亡灵不肯离去。前几年，他亲自登门找上刘李两家，主动收下两个孩子做弟子，教他们武艺，传授兵法战略。这一天，他领着两个爱徒特意来到古炮台练武是有特殊目的的。

兴国师傅对持枪的小从勋说：“为师教你们习武不是为了强身，也不是为了行走江湖，而是为了实战。你们不能光讲究套路的完整到位，而要学会临战的变化。翰臣从正面一刀砍下，从勋不但要用枪身斜磕，以化解刀的力道，而且，要注意刀的走势，以备对方有诈。翰臣，你不能站那么远，你的刀是短兵器，俗话讲，一分短，一分险。短兵器的优势在于贴近对方克制对方长兵器施展，使其无法发挥攻势，在险中取胜。同样一个道理，从勋要尽量拉开与敌的距离，用枪快速刺击对方要害，使其无法近身。你俩人再来一遍。”

小翰臣和小从勋各持刀枪拼杀起来。看看两位悟性极高的徒弟身手到了位，兴国师傅马上就叫了停，进一步指导说：“倭寇陆军散兵对敌作战的最小单位一般是两人一组或三人一组，站住死角互为依托，以利于每个人集中对付自己正面之敌，而无旁顾之忧。在阵地混战中，这一套战斗队形非常实用，比单打独斗要占很大便宜，减少自身的伤亡。下次，我组织一些人来一起切磋。现在，我要先指导你们单兵对群敌的打法。这里边，最重要的是破坏敌人形成合力围攻你。其中要领是，控制好自己的步伐，使自己的位置尽量处于与敌一对一的状态。现在，你俩对我一个。在搏斗中，注意看我的脚步是怎么游走，腾挪之时，把自己的位置站好。来，先占好进攻位置，开始！一齐上！”

兴国师傅说着话，把长衫掖在腰间，抽出宝剑，一声长啸，侧身向小翰臣一边跃去，刺出手中长剑，小翰臣忙用刀向外磕剑；小从勋提枪从后向师傅掩袭，刺出数枪。兴国忽地把刺出的剑在半空收回，挽了个剑花，磕开了小从勋的枪，从两人的刀枪中撤步，又逼近小翰臣。小翰臣不得已收刀撤步，小从勋也回枪自救。

小翰臣后弓步站定,大叫一声:“从勋,一齐上!”

两个少年并排举刀挺枪杀向兴国师傅。兴国老人步伐轻灵,跳出原来的位置:“你们两个步子跟上来……快,再快……逼上来,同时出手……对!”

三个人刀枪剑上下翻飞,脚下龙腾虎跃,杀作一团。坐在炮台墙垛子上的小恩铭、小从芷看到精彩处,使劲鼓掌大声喝彩。听到叫好声,兴国师傅一声长啸,跃出战围;两个男孩儿见状也赶忙收了势。小恩铭、小从芷见三人收势,从炮台垛口上跳了下来相见。

“你们两人来得正好,刚才听到师傅怎么教他们哥儿俩了吗?”兴国师傅慈爱地摸着小恩铭的头。

小恩铭、小从芷齐声道:“听到了。”

“好,你们也拿起兵刃来一起练。”待两个孩子选定了武器,兴国师傅指示道:“你们四人,分成两组,翰臣和从芷一组,从勋和恩铭一组对阵。要按照我刚才讲的实战打法练习。记住,在你们眼前对阵的不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是倭寇,是列强,明白吗?”

四人齐声喊着明白,举起手中兵器,战作一团。

兴国师傅捋着长髯在旁观看:“从芷的步伐再快点……自己一组的要靠近,不要给对方留下插入的空隙……恩铭力道不够狠,要往要害处招呼……好!”

小翰臣和小从芷对看了一眼,俩人稍一颌首,一前一后向小从勋、小恩铭中间猛插过去。把二人分开。兴国师傅喝彩道:“分得好!背靠住背接招。站住位置。对!……好!”

小从勋挺枪向小翰臣一个突刺,小翰臣躲闪不及,衣肩上划了一道口子。

小从勋大喊一声:“大哥,你伤着了。”马上丢下手里的武器。

其他两个孩子也忙收住兵刃。小从勋放下长枪,忙上前查看,长吸一口气:“大哥,都是我不小心。要不要紧?”

小从芷:“翰臣大哥的肩上出血啦。”

小翰臣不在乎地抡着手臂,拍了一下小从勋的肩头:“没事,一点小擦伤也至于大惊小怪的。是我自己学艺不精,怪不得你。”

师傅上来解开小翰臣的衣服,往他肩上涂了点创伤药,用白布裹住:“我看从勋这一枪扎得好,就是有点偏。”他指了指小翰臣的胸口:“能戳到这里才是正地场儿。”

四个孩子都笑了起来。

师傅看看天:“今天就先练到这里吧。师傅还有要紧话对你们讲。”

小恩铭把枪放在墙边,回到兴国师傅身边问:“师傅,今天你们为什么要上炮台上来习武啊?”

四个孩子聚到兴国师傅身边。

兴国师傅摸摸小恩铭和小从芷的头,指了指刘公岛方向,面色严肃起来:“孩子们,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小从芷接着答道:“公元1929年9月17日。”

师傅又望了望三个男孩。小翰臣说：“今天是我们国家的耻辱之日。”

兴国师傅脸色凝重地说：“对，今天是国耻日。这就是为师今天要带你们来这里习武的原因。”

四个孩子都听出来，师傅苍老的声音里夹着悲怆：“三十五年前那场海战，翰臣的祖父刘步蟾将军率领我大清舰队与日寇海军激战，打得十分顽强和英勇，没让小鬼子占到什么便宜。翌年初，也就是海战数月后，日本海军得知我朝廷‘避战自保’无意再战，稍事整顿，再次倾巢出动，围住我刘公岛军港，妄图冲进港口。因我陆防岸炮封锁了军港出海口，日舰无法驶近。于是日军改变战法，调集了近两万海军陆战队向我陆防阵地发起进攻。”

此时的兴国师傅仿佛置身于当年的战场上，耳边喊杀之声震天。眼前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日舰火炮掩护下如潮水般涌上海滩。他身着清军戎装挥剑指挥。一门门大炮喷射着一发发炮弹，日军一片片倒地，登舰撤退。“日军两万海军陆战队围攻我威海陆防阵地。我仅率一千多名弟兄，在没有援兵情况下，依然坚守了十五个昼夜。后来，日军绕到我后方成三角登陆，前后夹击我炮台守军。”

随着师傅的讲述，孩子们也仿佛置身在那场战斗中：兴国管带回头望去，日军潮水般从后面涌来。日军从前后两面冲上来，围住一座座炮台猛攻。双方将士展开肉搏混战。日军七八个人围着一个清军士兵拼杀。兴国身边的清兵越来越少，围上来的日军却越来越多；没有保护的兴国一人与三四个日本兵缠斗。清兵、日本兵一个个倒下……大批日军士兵继续涌上，兴国被数支枪同时刺中倒地。炮台上的大清龙旗中弹烧毁。暮色渐合。炮台一座座被炸毁，日军膏药旗插上主炮台……遍地尸体，军械，尘烟，余火……日舰队冲进刘公岛军港，炮击港内的军舰。清水师一艘艘军舰被炸起火，沉没……日本海军陆战队冲上刘公岛，围向水师提督府。水师提督府衙大院内，刘步蟾挥剑刎颈，鲜血喷涌。血染的长剑落地，他依然屹立不倒，怒视冲进来的日军……日暮，日军在刘公岛上到处放火，射杀伤兵；在日舰轰击下港内设施尽数被毁。码头边上空空，水面上倾翻着几只舰船的残骸，周围漂浮着尸体和碎片。滚滚的浓烟遮挡住落日余辉。……日舰拖着一艘艘清军舰只驶向远方，消失在夜幕中。

……

回忆停了下来，这时的古炮台上已是落霞满天。落日余晖映在兴国师傅的侧面如铁打铜铸。他脸部肌肉抖动，胸前的白色长髯在微风中飘洒。小翰臣喊着爷爷，哭倒在师傅怀中，其余三个孩子悲愤地攥紧拳头望着老人。兴国师傅摩挲着小翰臣的头发，悲怆地说：“我是后来被威海老百姓从死人堆里翻出来的……我从此再没离开威海，几十年来，我就在此守着弟兄们的亡灵……”他向前走了一步，回首望着远方，横持长剑，吟诵起北宋词人辛弃疾的词句，声音苍劲低徊：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他回头看着站在身后的四个孩子：“几十年来，多少个夜晚，我从梦中醒来，我日

夜企盼着我中华民族能重振国威，雪耻‘甲午’。”老人家仰天长叹一声，在长剑上挥指轻弹，继续吟道：“‘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三十五年过去了，国家依然是积贫积弱，这里依然是山河破碎……”

四个孩子围拢在师傅的身旁，眉宇间闪着悲愤之色，轻呼着师傅。小从勋擦了把脸上的泪水：“我阿爸告诉我们兄妹，阿爷临终前向他交代过我们的家史。甲午战争的第二年，清朝政府把我们台湾割让给了日本，日本人占领了台湾，我阿爷一家八个兄弟投军参加了抗日，除了我阿爷，其他七兄弟都在战斗中牺牲了。我们台湾人被日本人杀死的不计其数。”

此时的兴国老人已是老泪纵横，银须颤抖，双手拉过两个抗日英烈留下的骨血，叹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来，孩子们，点好香，祭奠烈士们的亡灵。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

小恩铭上前在坍塌的炮台上摆好了香炉。小从芷帮着点上香。在兴国老人的带领下，四个孩子向刘公岛方向跪下。五人长揖叩首三次。小恩铭跪在地上直起腰，用手背擦干眼泪：“兴国师傅，我和芷妹也要跟两位大哥一样，拜您老人家为师。请接受我们的拜师大礼！”说着拉了一下小从芷的衣襟，也不等兴国师傅答应，对着老人，双手扶地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小翰臣和小从勋也一起俯下身子央求师傅答应下来。兴国老英雄毫不犹豫地地点头，上前扶起了小恩铭颤着声道：“答应答应。”又拉起小从芷：“好好，连这个小娃娃我也一并收下。”

四个孩子闻声，兴奋地同时喊出：“谢谢师傅！”小翰臣庄重而凛然地对师傅说：“师傅，我们四个徒儿就在这国耻之日国耻之地义结金兰，以示匹夫之志，誓报国仇家恨！”他转头用眼神征求另外三个孩子的意见。三个孩子都庄重地看着小翰臣点着头。

兴国师傅略一沉吟，站起身来，从剑鞘中再次抽出长剑，走到古炮台旁，把长剑插入铁炮的点火孔中。四个孩子也起身围了上来。老英雄挥指弹剑，凛然道：“这柄剑和这尊炮都是当年抗击过倭寇的武器。今天，我们要让它们作为你们兄妹的见证……在我们民族蒙羞之日受辱之地，你们四人结拜金兰，师傅有几句肺腑之言要你们听好了。”

小翰臣：“师傅，您老人家讲吧，我们谨记在心。”

“在为师心中，你们四人不是江湖儿女，不是‘拳练’。我不要你们怀着满腔仇恨去习文练武，去快意恩仇。我们民族的仇敌何止有日寇、英夷。面对列强环伺撕掠，我们的国仇家恨何时能了。圣人云，‘知耻而近乎勇’。我要你们把民族的奇耻大辱埋在心底，永远牢记，去时时激励自己共赴国难的勇气……我老了，也落伍了，再不能教你们什么了。你们要走出这个小镇，去省城，去京城，乃至跨洋过海。习西人之长技，学经世致用之学。把我们这个式微的民族、积贫积弱的泱泱大国振兴起来，使他扬威，立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永不受辱，这才是大智大勇……听明白为师的意思了吗？”